

作家出版社

王晓露 著

回访昨天

等

就是耐得住寂寞，就是一心一意的去做某一件事。

一个善于等待的人，定然是心地高洁而又有涵养的人，他能执着的等一份情，也能执着的去做某项事业，直至成功。一个在世人评说中等你的人，是最爱你，最能为你减轻痛苦，分担责任的人，也是最配分享你快乐的人。

人

最配分

分

回访昨天

王晓露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回访昨天

作者：王晓露

责任编辑：方 华

特约编辑：于 风

装帧设计：秦 雁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**电话：**6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**邮码：**100026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118 千

印张：5

版次：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276-X/I · 1264

定价：196.00 元（全 14 册）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 品味声音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我等你 | (1) |
| 品味声音 | (4) |
| 一秤二砣 | (6) |
| 关于门 | (8) |
| 关于笑 | (10) |
| 说玩 | (12) |
| 说男人 | (14) |
| 防虫 | (15) |
| 话说说话 | (17) |
| 说吃酒 | (20) |
| 从邯郸学步想到的 | (23) |
| 从“喂糖”想到的 | (25) |
| 吃宴有感 | (28) |
| 你是谁的人 | (30) |
| 疑心生暗鬼 | (32) |
| 伯乐视之马价十倍 | (34) |
| 各司其能 | (36) |
| 我喜欢与成功者交往 | (38) |

第二辑 回访昨天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与父同行 | (40) |
| 逃到故乡 | (42) |
| 访山 | (44) |
| 遥望 | (46) |
| 争权 | (49) |
| 回访昨天 | (51) |
| 邻家的风铃 | (53) |
| 不想再少年 | (55) |
| 没有相约的离别 | (57) |
| 金戒指的主人 | (59) |
| 又一种体验 | (61) |
| 山的依恋 | (63) |
| 感念土路 | (65) |
| 分享 | (68) |
| 女人心 | (70) |
| 大哥，你好吗？ | (73) |
| 远去的乡村 | (76) |
| 北京的“面的”大哥 | (79) |
| 喝酒 | (81) |

第三辑 淡而有味的茶

和蔼而严厉的长者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——记老诗人晏明 | (84) |
| 大个——牛汉 | (86) |
| 吐故纳新绘丹心 | |
| ——记名画家郑家华 | (8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怎一个“韧”字了得 | |
| ——记青年画家宋有才 | (91) |
| 梦中的妈妈 | (94) |
| 永远的见证 | |
| ——悼念老主任方艾 | (99) |
| 瞎子奶奶 | (102) |
| 过失否？仁义否？ | (106) |
| 大姐 | (108) |
| 淡而有味的茶 | (115) |
| 都是因为爱 | (117) |
| 娟娟静女 | (120) |
| 开卷有益 | (122) |
| 主妇难当 | (125) |
| 女人是什么 | (127) |
| 主妇日记《十三则》 | (129) |
| 祝你平安 | (146) |

“我等你……”

等，在现代汉语中有等待、等候、等到、等级、同等种种，还有就是我等彼等，列举未尽的等和列举煞尾后的等，许多人对这种用法都运用自如，恰到好处。虽说“等”字在佛经中是既有汉语的基本用法，又有它的特殊之处的，但我们日常生活是不理会佛经中关于“等”字的特殊语言的。尤其是年轻人，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社会的等级观念，却顶在乎谁等他，他在等谁。郭沫若说：“年轻的时候是诗的时代。”是就爱而言的，其实，年轻的时候也是等待去爱或被爱的年龄。有首歌：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”有唱者十分投入，有听者十二分动情，他们也许正在等待或曾经等待过，深深地、苦苦地等待的人，最理解等的含义，最有资格论等之甘苦。也许你遇到过这种情况：有事求于某人，或对方说“等我的电话”或自己跟对方说好“等他的回音。”你有可能忠贞不二的等，等到心慌慌时，再找他已不见踪影；你或许索性不等，铺天盖地的又找了许多人，一旦结果出来，你根本就忘了曾说过关于“等”的话语。也有主人，对迟到的客人说：“我们等你老半天，不见来，才开饭的，”或“等你不来，才走的，”这种等法，有真如说话那般等的，可多数是没有等，那话仅仅是一个不需要客人信与不信的表白，也是一种礼貌。

一般事情，等与不等，都似一阵风刮过。没什么大问题发生。可两情相许的等就有些惊天动地了，等到与被等之人结成秦晋之好，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皆大欢喜；也有等到为之去疯、去癫、去死之人，或等得心如死灰，身如枯木，就不那么轻松了。“等”原

本是一件很专注的事情，一个人在等另外的人或事时，那颗心是该有放处的。“等”字中的“竹”是指“寺”的环境，而“寺”谁都知道，那是佛教的庙宇，住在寺院的人，多为清心寡欲，入空门的道人。可见，“等”是有它的指向的。我们常人在等人或等某种事物之时，虽不必怀有老道之心，但应该有广义的等待之含义。没时间赴约，别叫人等，办事不成，好坏给个回信，答应等的人，哪怕只等一分一秒，应赋予真情。“等”最常连结的词是“等待”，“待”又由“彳”和“寺”组成。所谓“彳”，则表明有两个人或事以上之对象，失去等之对象，“等”就是茫茫的空。翻开书报杂志，读到等待爱人之文，不管文章好坏，总把自己置身在等待的情境里。等待是美好的，虽说也有结果惨不忍睹，但等待的过程却是那样的感人至深，令人心疼。

你等待过吗？一颗心，一段情，一个灿烂的微笑，一口久嚼仍回味无穷的甜。你等到过吗？两心相印，两情相依，两身相许。人，一生都在等待，等待荣华富贵，岁岁平安。人，一生都要说：“我等你……，”等你来吃饭，等你来谈心。等你来协商大事，等你来……。人，一生又被别人等待着，等成希望，等成救星，等成一份没有触摸意识的天之虹。

等就是耐得住寂寞，就是一心一意的去做某一件事。一个善于等待的人，定然是心地高洁而又有涵养的人，他能执着的等一份情，也能执着的去做某项事业，直至成功。一个在世人的评说中等你的人，是最爱你，最能为你减轻痛苦，分担责任的人，也是最配分享你快乐的人。

等，在现实生活中不尽人意，有人说等你，却心猿意马，三心二意；有人只悄悄的等一段好姻缘，直等到失之交臂后，让人痛心疾首；有人终生在等，却不知在等谁；有人……。我们喜欢把一个人对另一个的等待看得至高无尚，常用“你看他（她）等你那么久，那么苦……”之类的话去唤醒一个人已经安息的愿望。

人，永远是寄生于群体的个体，永远有这样那样的等待。真诚的等待是永恒的话题，是好梦成真的基础。

那么，你是否在秦歌汉韵中等待过门前枝头的点点红艳？你有没有在唐诗宋词中肠断天涯？你有过倾听天鸣地语的感觉吗？那望穿秋水的情意，是否还伴你风雨兼程？……

品味声音

某日：一同学来家小坐，赶巧同楼有人正装璜房屋，她被凿子、锯头的敲打声弄得烦躁不安，怨气冲天，好在我一人在家，谅她恐有其它不顺心的事，安慰几句过去了。声音如一日三餐，少则饥饿，多了消化不良，人们称不需要的声音为噪音，人对声音的吸收与肠胃对食物的吸收一样，择其需而取之，有所不同的是，声音可以不经人允许就擅自进入耳朵，如果都因其噪而烦之，因其悦而欢之，人恐怕很难长寿了。

学会听声音，品尝声音，是不被太多人看重的又一种涵养。同为谩骂声，有人听了更加严于自己；有人心平气和，改正自己的错误，修整对方的不足；有人无动于衷，该怎样还怎样；有人怒发冲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听声音是生命一开始就有的本能。生命从父母给他存在的那一刻起，就在听母亲的各种声音。听声音是不成规律的规律，听声音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可是，有人却在声音中常常错位，直至把自己丢失。

万物皆有声，多少年来，人类就靠这些声音勾通信息，美化生活。人是万物之灵长，只有人才能真正领悟声音的涵义。有则寓言：公元3世纪，某国君王将他的儿子送到朴古大师门下，要求大师教授王子成为杰出的统治者，大师将王子送进大森林，要求他独自在森林中，听一年的声音。

一年后，王子回到寺庙向大师讲述森林的声音：“我听到了杜鹃美丽的歌声，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鸟在啼鸣，蜂在嗡嗡叫

……”大师听后，让他回森林去继续听。

王子困惑极了，孤独地坐在大森林里，竖起双耳努力倾听。很久以后，他回到寺庙，恭恭敬敬地向大师描述他听到的声音：“我听到鲜花在缓缓开放，大地在阳光下复苏，小草在吮吸清露……”大师频频点头：“倾听常人听不见的声音是成为杰出统治者必备的基本素质。回去要像听森林的声音一样听取民众的心声。”在人类没有语言之前，所有自然之声都是语言。

人一天听见多少声音，就有多少喜怒哀乐。声音能改变人的人生。声音在，即生命在。独坐陋室，即便四周一片死寂，我也能听见云在头顶一掠而过，风跃窗而逃，绢花在诉说不幸，时间催我快快中年……你悲哀，就听见山河同你一起悲哀，你欢快，就听见世界在分享你的快乐，可是，你愤恨时，听见的却是整个世界对你的愤恨。

声音也如一杯茶，官喝民喝出家人喝，可是，官品的是政治，民品色香味，出家人品禅味。官未必都品出了为民着想的良策，民又未必都品出了美名香膏，那禅呢？出家人未必都有那等境界。这或许是刘姥姥狂饮，只知茶能解渴，并不知茶性的深远。

人的幸福，来源于万事万物的大和谐，也许你的所取，正被他人所弃，你的所弃正是别人的所需。调整心态，顺应万物，才能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取舍自如，否则，就如前面所述的某同学。朋友间处尴尬场面事小，伤身体事大。烦则忧思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脾伤则气结，气结则津液不输，聚而成痰，久积而百病生。燥生热，热而不振，怒则气上，平则气息，喜则气下，我们的身边，一切动与静，有形无形的东西都在保护你的生命，让你健康幸福又都在危害你的生命，使你苦不堪言。这就取决于你对世界，对生命的认识，取决于你的涵养。

一秤二砣

上街买东西的人或许都被一秤二砣坑骗过。都知道那是生意人的雕虫小技。所谓“二砣”，即是一砣给工商管理部门检查用的，斤两不少，一砣则是用来对顾客少斤短两的。有人被坑骗过了，悄悄的咽进肚里，小心提防着；有人吵吵嚷嚷去揭发，给自己给别人一个觉醒。有人不声不响，有过之无不及的去发财；还有人，没被骗过，也没见过，生来就有占别人便宜的小聪明。

生活中，有更甚小商贩们一秤二砣之人，他们手不提秤，衣冠楚楚，行走在大街上，穿梭于人群，不像卖者，似乎更像买者，那吟吟的笑，和善如笑佛。人是最难识别好坏的宇宙物体，这不单单是他有生命，更重要的是有思想，这思想自然有好坏之分。流露出来的坏点子，尽管坏，还算善意、友好，它起码告诉你如何去对待，你自己不明白或没办法为自己处理好，就是自己的事了。最难也是人们最怕的就是老谋深算，把满肚子的坏藏了又藏，喝了人的血，剔了人的肉，还叫人管他是爷，自动提着胳膊或腿去孝敬。

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杆秤，称别人也称自己。有人称别人用大砣，称自己用小砣，自己永远是分量足足的，秤杆高高的那份满意；有人面对利，如小商贩，用小砣称给别人，用大砣称给自己。还有人结交几种人，就有几只秤砣，不停地称别人，不停地称自己。这种人，有表现得比较近人情的，允许人识破，只是屡教不改，活得有些不是人。有天生就是玩弄那砣的人，称进称出，从来不抱错砣，也从没被砣砸着自己。这种人，知道自己在哪里该

重，在哪里该轻。从不犹豫用什么砣称别人，用什么砣称自己，总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。当然，这种人也有被大伙看出端倪的时候，当然也是大呼上当的时候，这又何妨？不正应了“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”的古训嘛？人的一生，谁个没有瑕疵？

有人说，人生来就是受苦难的，人们认为幸与不幸的经历，就是人从生到死的过程。我们既然已人了，就应该学会辨别好坏，多积阴德，让更多来世受苦受难的后人少受磨难，让他们知道人心只能有一个准星砣，公平的称别人，称自己，称人世间的是是非非。

谁说不是？人生是一杆秤，人世是一杆秤，准星不准，秤砣不一，骗来骗去，吃大亏的不是人本身吗？我们称别人来完结自己的人生，又被世事把自己称给别人，别人把你的人生称给更多的世事，他又拿世事来称自己。人是一个既独立而又无法单一的个体，人生是生与死圈结的圆，世事是圆圈上规则运行着的点，也许，这就是古人“害人如害己”的真正用意。

关于门

门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性质的设置口，如器物可以开关的部分叫门，形状或作用像门的也叫门。人发明门后，并不甘心门的概念如此简单，随人之意象而起的门径、满门、族门、佛门、分门别类、五花八门等等之类。

在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房屋之门。门的本身无所谓归从，只有它归人所有后，才有姓有名，或豪或寒，或冷或热，或朱或权。搁下众多的门暂且不说，光供人住的家门，就道不尽说不完。门与人的生活越相切相关，就越伸延其深意。现在的人，谁个没有辨门本领？哪个没有开门，闭门之衡量？被说成“登门拜访”的门，未必高大，那话也不知有几分真诚？而听者又有几个敢听进去？还不是权当门面话置在脑后，懒得搭理。言“柴门叙叙”之人，往往出自或宫或名或钱的富贵之门，柴门不过是自谦。只有见了他高朋满座的门面，才恍然：此人是有富贵不傲物之君子大义的。

封建时代，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，交朋结友看重门第高低。几千年过去了，人在等级观念中悲哀真情的泯灭，才破封建之门入平等之门，可需要平等不是每个人的心声。有人世代为奴，奴性已深入骨髓，深入遗传基因，代代相传。也有出于生活所迫，为人做门丁，面庾所有自己可取利益之人，此种人，虽有求生之本领，但缺乏丈夫气节。明朝支大纶《示儿书》中说：“丈夫遇权门须脚硬；在谏垣须口硬；入史局须手硬；值朕受之诉心硬；侵朕之谮须耳硬。”面对如今某些权钱交易的现象，那脚、口、手、心、

耳的“硬”度，怕已成茶余饭后的慷慨陈词了。任何事物，都有它相对应的一面。如果人人都少些慕名慕利的欲望，权门就不会门庭若市，就不会开着正门走后门，走歪门走邪门。有人说：“人，为利而来，为利而死，怎能不为利呢？”“利”即锋利、锐利也，求利者，必冒得“利刃”“利爪”之险，得到的背后是无脸之剧痛，无心之彻恨。既然做人已经成为人类别无选择的选择，就该坦坦荡荡做人，进门有天地之广，出门有家之亲切的豁达大度。

儿女大了，做父母的就催促他们自立门户，见人讨论问题，不难看到门户之见的辩论。平生是常人，自与夫君结合以来，“拜门请教求助”之语已听得耳熟，自己也落得个攀附名门之嫌。门，在人的生活中，话题可谓多，作用可谓大矣。人生的每一步就是从这门到那门。有的门槛高，跨起来费劲，可万万不能为了过门槛而大施吹捧拍之媚术；有的门槛低矮，迈过它轻而易举，别因此而有藐视之态，那低矮并非是它的卑微。人，走错门也是难免之事，可错了，要不怕改换门庭之流言。遇到冷门是挺麻烦的，怎样让它热起来，那是每个人的方法问题。人一生中要进出的门太多，如何走对自己所需之门，是要窍门的，每个人遇到的每道门都有属于自己的窍门。走到铁将军把门处，莫轻易放弃进门的念头，红尘没有迈不过的门槛，没有打不开的门。任何人都是门内人，又都是门外汉，这就要看是什么门了。

关于笑

提起笑，无人不会，无人不懂。听说现在的小孩更聪明，从母体里刚生下两天，就会无声地笑。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的表现，又可说是人们在交际中判断他人心理微妙变化的证据。笑是由感觉支配的，分辨笑的定性也是由一种感觉确定。于是，“笑”在人的心中没有定义性的解释，尤其在现代人的心中，那“笑”就更复杂，更难说清是哪一种笑了。

凡读过一、两年书的人，都能够把“笑”字写得一点不差，一撇不少，可谁敢说悟透了笑的内涵？没有嘛。老祖宗在造“笑”笑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笑是千姿百态，各具特色的，才用“竹”字头和“夭”字组合。而“竹”字头就是单独成字的“竹”字，竹在古人的心里是那样的虚心有节，那样的高雅，那样的有风骨。唯有高风亮节，不畏强暴的竹，才能压到妖气。“笑”的下面是“夭”，在未有“妖”之前，是用“夭”替代“妖精”、“妖媚”“妖风”……中的“妖”的。可见，不管是善意的，恶意的，还是没有偏向色彩的笑，都带有或多或少的妖气。

我们常看见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你的朋友或亲人不开心了，便想方设法逗他（她）笑，这时，你是不会分析他（她）的笑是属什么类型的，因为，你只想从他（她）的笑里寻找安慰的话题，为他（她）排忧解难，尽朋友该尽的义务。还有，笑总比哭丧着脸好，至少那点妖气能增加一个女人的妖媚，也能为一个男人添些生气。笑比没表情好，比冷脸好，比哭好……所以，人总要求自己对别人笑，更要求别人对自己笑。便有人拿笑大做文章，大

肆挥霍冷笑、假笑、狞笑、讥笑等等的笑笑他人，也有人真用嘲笑，讪笑、淡然一笑笑自己。

人的复杂微妙，丰富深刻的感情，是抽象的内心世界，要把这个世界展视给人，就得转化成具体的外在之形，而外形又受人的涵养、知识、地位、身份、性格等等因素制约的，因为笑的方式不同，结果就相差甚远。某领导会因台下一小生的笑大发雷霆，整他个永世不得翻身，原因是这小生没有用眉开眼笑，仰天大笑，噗嗤一笑等等的笑为他捧场。也有人为一次偶然的回眸一笑，得到官位得到了领导的好评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功与利，过与非，就像宇宙坦露大自然一样，摊牌给每个人，至于人类该怎样去掌握，那是人们自己的事。

笑是人的本能，善于用笑却是一个人的才智。皇帝笑傲人间，圣人却笑傲世事。行走在大街上见屡见不鲜的骗术，与人相视而笑；走在他人门前，会听见老人笑骂小儿。同是笑，却表现出不同的身份。与大堆朋友一处聊天，尽兴处，有人抿嘴轻笑，有人憨然一笑，有人傻笑，此乃朋友对朋友的笑，都有真诚，却各显教养。

想起住单位的单身宿舍时，常常在夜深人静听得笑佛的朗朗大笑，我常被那笑感染，就在被窝里一人自笑，学他笑解天下古今愁。